

jingjingde
· 静静的下野地 ·
xiayedi

董立勃 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小说界文库

jingjingde
· 静静的下野地 ·
xiayedi

董立勃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静的下野地/董立勃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4
ISBN 7-5321-2644-7

I. 静… II. 董…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2400 号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袁银昌

静静的下野地

董立勃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售处: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81,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10 册

ISBN 7-5321-2644-7/I·2065 定价: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742915

『小说界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陈保平

副主编

郑宗培

编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

何承伟 陈保平 陈先法

郑宗培 修晓林 魏心宏

(按姓氏笔划排列)

出

版

说

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 ◎ 长篇小说系列
- ◎ 西部小说系列
- ◎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 ◎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 ◎ 年选系列
- ◎ 专题选系列
- ◎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 野花也飘香	
(1)	
第二章	
..... 好大一片庄稼地	
(24)	
第三章	
..... 一天里有一半黑一半亮	
(51)	
第四章	
..... 炊烟从天边升起	
(73)	
第五章	
..... 白云下面马儿跑	
(94)	
第六章	
..... 阳光像冰一样凉	
(121)	
第七章	
..... 好大的一场雨	
(149)	

第八章

.....	苇絮像雪花满天飞
	(179)

第九章

.....	冻土像石头一样硬
	(209)

第十章

.....	永远是一幅画
	(237)

后记

.....	
	(257)

第一章 野花也飘香

1

了妹只是下野地一个平常的女兵。下野地有五十个开荒队。每个开荒队都有一百个像了妹这样的女兵。了妹的故事,也是些平常的故事。每个像了妹一样的女兵都能说出一大堆。

因此,了妹能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角,没有更多的原因,只是因为在那一年的那一天,我们走在下野地的荒原上,恰好遇到了了妹从远处走过来,一直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这时的了妹正朝韩队长家走去。她去韩队长家却不是去找韩队长。在路上遇到了骑着马要去场部开会的韩队长。了妹问韩队长,娟子在不在家?韩队长说,在。了妹不再说什么,向着前边的一排土房子走。韩队长也不说什么,踢了一下马肚子,让马飞快跑起来。

韩队长是开荒队的队长,已经领着一群男女,开了许多荒

地了,他还想着要再多开些荒地。戈壁滩上的荒地多得很,只要有水,全能变成长庄稼的田地。去场部开会,见到了场长,韩队长说起了修大渠的事。韩队长说,等到农闲了,集中全部劳力挖一条大渠,把古尔图河的雪水引过来。丁场长说,行啊。还说,过些日子,会有农大的学生分过来,到时候给开荒队也分一个,让他给帮助设计个水渠。

韩队长的老婆娟子和了妹是一年生的人,了妹只比娟子小三个月。两个人好得很,当姑娘时就好,这会儿,娟子的儿子满周岁了,两个人还好。隔个三五天,总要见上一面。

女人好,和男人好不太一样。男人好,一见面就是递烟抽端酒喝。女人好,见了面就是说话,关系越好,话越多。话要往多里说,就不能藏着掖着,就得心里有什么,全说出来。

娟子和了妹说话,不是光说话。娟子是边擀面条,边和了妹说话。

了妹爱吃面条。大食堂吃饭的人多,擀面条擀不及,也就从来不做面条,一天三顿全是蒸馍馍。了妹想吃面条了,就来到了娟子家。农场的人,只有结了婚,才能到司务长那里,把口粮打回来,自己做着吃。了妹没有结婚,了妹就不能自己在屋子里做饭吃。了妹还是单身,只能在大食堂开伙。

边擀面条,边说话。一点儿也不耽误事。

说什么呢。不用说大家也知道。看着自己结婚了,又有孩子了,娟子再看到了妹,就有点不好意思,好像两个人一起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着,其中一个把另一个甩下不管了。甩了别人的那个人,就会想做点什么,减少一些对不住的感觉。

了妹在一边往炉子里塞柴火。她想吃娟子擀的面条,可她不想听娟子说的话。因为娟子的话,说过好多遍了。并且说的好多话听起来,也有些不舒服。娟子总是说,这么大了,不能再拖了。再拖就老了。女人不能老,女人一老没有人看得上了。娟子还说,不能太挑了。男人其实全一个样,只要心肠不太坏,就行了。挑来挑去挑花了眼,到头来,耽误的不是别人,耽误的是自己。

听娟子说,好像了妹已经老了似的。

了妹怎么老了。了妹今年才二十三岁。了妹的脸上眼角连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纹都没有。了妹正年轻着呢。一朵花,正开得鲜美。

不管了妹喜欢不喜欢听,娟子会不停地说。说着说着,话还是话,却有点不像样子了。至少,了妹听着有点不舒服了。

娟子说了妹太挑了。

了妹不愿意了,说什么叫太挑了。和一个人要天天在一起,夜夜在一起,要一辈子在一起,不说别的,至少这个人,你要看着顺眼吧。挑个顺眼的,这不能算是太挑了吧。什么叫耽误了自己,和一个不喜欢的人呆在一起,才真的是耽误自己呢。

和娟子争,还和娟子吵。争完了,吵完了,了妹还和娟子好,一点儿也不会生娟子的气。了妹懂事,知道娟子说这些话,是为了自己好。

再说了,和娟子擀的面条比起来,这些话带来一点不舒服实在不算个什么。它一点也不影响了妹吃掉一大碗臊子面。细细的面条煮熟了,捞出来,用凉水过一遍,变得更加有了柔劲,再把用大葱豆角辣椒西红柿和鸡蛋炒出来的菜浇在上面,

那颜色那气味,让了妹真的想不出天下还有什么饭,会比娟子做的臊子面更好吃了。

老去吃娟子擀的面条,了妹就和韩队长混得很熟。在娟子家,了妹喊韩队长不喊队长,了妹喊韩队长喊韩大哥。韩队长从场部回来,正赶上臊子面做好,捧起一大碗就吃。边吃边对两个女人说,这个冬天闲不下来,要挖大渠。了妹说,我可不挖,你答应过我,让我回老家探亲,看我妈。韩队长说,咱们这是部队,得服从命令。了妹说,啥部队,还不是天天种地。了妹和韩队长熟,说起话来也随便。听了妹这么说,韩队长说,多少次开大会讲了,你咋记不住。咱们是军垦战士,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娟子在一旁说,行了,行了,这是家里,不是开会,别给我们上课了。

2

大操场上有一口挂在树上的钟,早上值勤的排长把钟一敲,睡在屋子里的人就起床了。

只有一个人听不到这敲响的钟声。不是这个人的耳朵有毛病,是他离大操场上的钟太远。他想听也听不见。

听不见也得在那个时候起床。在他的门口有一只狗,这只狗一看到太阳从东边露出个半个脸,就会大叫。睡在木头屋子里的这个人被叫醒后,一样会马上穿衣服起床。

这个人叫老古。老古叫古石娃,这个名字是他爹妈给他起的。大家不喊他古石娃,全喊老古。

这个狗叫大黑。狗的名字是老古起的。老古看狗身上的

毛全是黑的，老古就喊狗大黑。大黑知道自己叫大黑，老古一喊大黑，大黑马上竖起耳朵，看着老古。

老古走出木屋，到一条从山上流下的小溪边去洗脸。水很清，像镜子一样，他没有镜子，他把溪水当镜子，用溪水洗完脸后，他还用溪水当镜子，把脸上的胡子剪短一些。没有那种带刀片的刮胡子用的刀，他只有一把剪子，可以用来剪别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剪胡子。胡子这个东西比草还厉害，几天不剪就会长满了脸。剪了剪胡子，怎么剪也剪不干净，看上去，老古的脸上总围着一圈黑胡子茬。

从溪水边站起来，老古不会马上回到屋子里，他会站在那里，朝一个方向看一会。

背后是一座叫做天山的山，面前是一个盆地，叫准噶尔盆地，老古这会就站在盆子的边边上。

站在盆地边上，往盆子里看，不是看这个盆地有多大，有多深。他想看的是盆子里的一团绿。

其实也不是为了看绿。他身边也有草有树，全是绿的。他真正想看到的是那团绿里的一片土和砖砌成的房子，看在那些房子里进进出出的人。

可离得太远，既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人，就像是听不到敲响的钟声一样。

他只看到了从那绿色中升起的一缕炊烟。

那团升起了炊烟的地方，有一个名字，叫下野地。

下野地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农场。地方很古老，没有人知道已经存在多少年了。农场却很年轻，从创立那天算起，

也不过才几年时间。下野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片很大的荒野,也叫戈壁滩。这样的地方,新疆多得很。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叫的名字不一样。同样,下野地农场,也是平常的农场,此时,和它一样的农场,在天山的北边和南边,至少也有一百个。下野地的人,也和别的荒野上的人一样。全是兵。男兵打仗打到了这里,把仗打完了。国家说,你们种地吧。他们习惯了服从命令,这一回也一样。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一道命令,却是意味着要把尸骨永远埋在这里了。女兵没有打过仗,说是让她们当兵,却不会让她们打仗。尽管不打仗,却一样有献身有牺牲,只是表现出的方式不同罢了。谁要不信,就到下野地来看看吧。别的荒野上能看到的東西,在这里全能看到。

这会儿的下野地,正有好多入,男人女人全有,从一个个房子里走出来,他们肩上扛着各种各样的农具,走到了队部门口的大操场上。

在大操场上,早有一个入在等着这些人,这个人姓韩。大家全喊他韩队长。

大家走到韩队长跟前,在韩队长跟前排成了队。队也不乱排的。是按班按组排列的。

排好了队。韩队长会让各班班长看看是不是还有人没有到。直到班长们挨个说,到了,全到了。韩队长才会开始说话。

话不多,可很重要。过去的一天里,有哪些人哪些事没有做好,韩队长会提出来批评,哪些人哪些事做得好的,韩队长会提出来表扬。同时,每个人在这一天要做什么,要做到什么

样才算做好了,韩队长会提出具体的任务和目标。

看不到,能想得到,不说明老古的想象力有什么了不起。

只能说明老古过去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想到的,全是他经历过的事。

这么一说,好像老古现在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谁要也是这么想,谁就是大错了。其实这会儿,老古虽然没有站在大操场上,可他还是他们中的一员。

那些男人和女人,全是他的同志哥和同志妹。在队部的花名册上,他的名字也被墨水写在其中。编号是156,一直是这个编号,没有变过。他还是韩队长的部下,他一切行动还是要听韩队长的指挥。

站在那里,看着坡下盆地里的一缕炊烟,他不但看到房子和人,他还听到了韩队长那有些嘶哑却是坚定有力的声音。

他听到了韩队长最后一句说,老古同志,你也该出发了。

老古不由得一个立正。差一点脱口喊出一个字。

韩队长让他出发,不能不出发。

一匹雪青马已经站在门口,他把一副皮鞍具备到马身上。转身走进屋子。

再出来时,头上戴了一顶宽边的草帽,身上挎了一支不长的骑枪。腰间还有一把插在鞘里的刀子在晃荡。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要去打仗。

放在三年前,这个样子,一定是要去参加一场什么战斗。

可现在已经没有仗可打。

没有仗打,老古也一样要带上枪。

一开始,谁都有些奇怪。可跟着老古看下去,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像韩队长站在一群人面前一样,老古站在一群羊的面前。

只是他不能像韩队长那样讲一堆话。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只是把羊圈的门打开。

像是水闸给打开了,羊群像潮水一样涌向草滩。

看到羊群走过来,蹲在灌木丛中的两只狼站了起来,兴奋的目光绿闪闪。

可只闪了一下,就没有绿光了。因为几乎就在同时,它们看到了跟在羊群后的一匹马和一只狗。

马和狗倒不是野狼最怕的。马就不说了,说起来,狗是用来对付狼的,可狼是狗的祖先,狗的骨子里怕狼。要是身边没有人,狗见了狼,怕是连叫也不敢叫了。

要说怕,怕的还是那个戴着草帽的人。

如果这个人光是戴个草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狼吃人的故事多得很。

问题是狼看到了老古身上的枪。它正在太阳里闪动着光芒。

别看这个东西不大,没有腿也没有嘴,更没有利齿,但这可是个厉害的东西。

有多厉害,狼已经知道。这两只狼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兄弟姐妹死在它的轰响里了。

狼只能从远远地方看着羊群走过,没有一点办法。

老古的枪背在身上,十天半月也放不了一枪。可有它在

身上和没它在身上,可大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也包括他自己的感觉。

抗日战争,老古赶了个尾,解放战争,老古可是从头打过来。打得脸上让炮弹皮划了个大疤。打得得了好几块纪念章。可纪念章只能放在箱子里,平常没有人看得见,能看见的只是脸上的疤。

脸上的疤虽然光荣,可一点儿也不好看。猛一下看上去,好像在脸上爬了一条马蛇子,能把人吓一大跳。

3

放着羊,走在胡杨林里。

三个女人,来捡柴火。说着笑着,在胡杨林里走来走去。

看到了老古。三个人一下子呆住了。

老古没见过她们,可老古知道她们是坡下的女人。上次韩队长来,给他说了,说队上来了好多的山东女人和湖南女人。

老古想给她们打个招呼。

老古嘴巴刚张开,还没发出声音。三个女人先开了口。

只是她们开口不是要向老古打招呼。她们开口发出的尖叫,比刀子还尖,一下子把头顶上的树叶子碰落了一片。

三个女人累得半死,跑到队部,向韩队长报告,说是遇到土匪了。

听说有土匪,韩队长马上带了人,背了枪,挎着刀,骑着马,向女人说的地方跑去。

跑去一看,没有见到土匪,只见到了老古。

说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老古和韩队长他们全笑了。

韩队长说，你要是把咱们的女娃子吓坏了，我可要找你算账。

听韩队长这么一说，老古还是笑。可心里却有点不是个滋味。

三个女兵中，其中就有娟子和了妹。这件事发生不久，韩队长就把娟子娶到了屋子里。

炊事班来了两个人，拿着韩队长写的条子。让老古给两只羊，说又来了一批女兵，明天队上要开欢迎会，开完会后，要喝酒吃肉，庆祝庆祝。

两个人还带了话，说韩队长说的，老古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也去参加一下欢迎会。

老古知道韩队长的意思。韩队长想让老古也见见女人。老古一个人在山上放羊，很少能见到女人。

老古再古，也是个男人。没有男人不想看女人的。白天，黑夜，站着，躺着，醒着，睡着，都会想。老古一听说要杀羊，用来招待新来的女人，马上牵出了两只最肥最大的羊。一听说韩队长让他也去参加欢迎会，马上脸上就有了笑。

老古真的很想女人。

从箱子里找出洗得发白的黄军装，还把几个奖章也一块拿了出来，别到了衣服上。这里的男人，每个人都有那么几块。他们南征北战，没落下别的什么，除了几块伤疤，就是几块铜牌子了。所以他们就比较看重，遇到有什么要露脸的场合，就会全戴在胸前。